





金沙史祐岡先生著

# 華陽散稿

松槐書屋藏板

## 華陽散稿自序

我生如戲嬉笑怒罵皆戲具耳我生如夢語言文字皆夢譚耳詩文之道有四理事情景而已理有理趣事有事趣情有情趣景有景趣趣者生氣與靈機也做無趣之夢串無趣之戲豈不負有趣之天虛有趣之地乎哉搭不三不四之人作不深不淺之揖喫不冷不熱之餅說不痛不癢之話小人之描畫君子雖爲無禮不爲無趣也余生也晚未見古人余才也魯未見奇書矢口爲詩信筆爲文理事情景四無一趣人之所嗤鬼之所笑





此中有淚哭之者其誰也風有時而逆列子之御無趣矣月有時而晦太白之邀無趣矣花有時而萎南華之蝶無趣矣槐有時而枯南柯之蟻無趣矣此中有淚哭之者又誰也墨畊琴莊者趣士也遊趣園拈趣筆吟趣事與有趣之人愛無趣之我揮有趣之金刻無趣之文是猶玉勾詞客之刻余西青散記余將毀之震亭藏之而祝融氏厭其無趣起而焚之人莫能嗤鬼莫能笑此中有淚哭之者又誰也墨畊琴莊喟然歎曰嗟乎夢爲生夢爲旦未必無趣也夢爲生而忽淨夢爲旦而忽丑

亦未必無趣也至於爭無趣之蝸角競無趣之蠅頭夢不成夢戲不成戲此中尙有淚乎哭之者誰且遊華陽第八洞天第一福地可也乾隆丁亥重九後瓠岡史震林書於淮陰珠湖之柳衣園



華陽散稿目錄

卷一

記嗟翁

記馬授疇

記陳散樗

記秋草

記孔婺衛媳

記髯叟

記棠仙



記睡和尚

又記睡和尚

惲壽侯傳

貞仙傳

道士朱後齋詩序

王澹園詩序

與玉勾詞客吳長公書

與曹震亭書

與玉勾詞客書

與玉勾詞客書

慰曹震亭書

與震亭書

記書丐

記顛媛

記芝房夜話

記琴溪逸事

記形家

記惜夢



記善忘翁

記天荒

記補山

記芝瑞

記可村

記與可村書

與句容俞挹霖書

可詩山人曹碣山詩序

記淳遊

記淳遊雜咏

記遊嬋玲詩

記慨

記問松

記棠陵

記詩窮

記東山草堂

記如意岡

記栢陵



華陽散稿卷一  
記鬼

記浮山

小記十七篇

華陽散稿卷一

記嗟翁

金沙悟岡史震林撰

翁居洮湖之上喜放生蛇困蛙螳困蚓蠓蛸困蝶螻蟻困蟬必救之自結茅築土爲室製方扁題以一字曰嗟或稱爲嗟翁則應曰嗟積破書百餘帙皆婦人納針線者而易之以紙也辛酉秋客約震林問放生之道翁曰幼時拾螺於道有笑余者而止旋悔曰一笑之辱輕一命之殄重也農者斷蛙於鋤鎌之下無心也無心則無



過不忍者。猶怵然憫之。睇而歎曰。孽斯萬物之怨釋。造物之憾平矣。震林避席再拜之。翁曰。與富言吝。與貴言驕。與才言狂。與力言猛。弗悅者十之一。與吝言貪。與驕言忌。與狂言侮。與猛言暴。弗悅者百之一。與貪言好施。與忌言好獎。與侮言好讓。與暴言好生。悅則彼爲福。否則吾無過也。余拜曰。先君子之誨震林也。語多合矣。客曰。今者禍福之報。不漸爽歟。翁曰。不然。此憤世之言也。福莫大於陰德。禍莫大於陰惡。口慈意忍者。鬼神惡之。善重惡輕者。天所宥也。客曰。僕窘於衆亦屢矣。翁曰。多

疑者勿與遊。多欲者勿與儔。多鄙者勿與求。多詐者勿與謀。多妬者勿與修。以自全也。將退。翁留飲。旣暮。將別。翁執余手曰。敝廬之辱君也。應不數矣。更有獻於君。自伐者無功。自專者無成。自利者無親。自是者無朋。自滿者無終。自銜者無名。余謝曰。敬受教。翁姓呂。鄉人畧其名。第呼爲放生翁。



記馬授疇

授疇名璞長洲人磐莊先生子也磐莊與蔡忠襄金正希從學新安雲莊程子既老屏跡於羊山程子墓廬蓋嘗獨居三年者也授疇至性過人年十二負米數百里外自炊飯和羹以養父父歿乃爲萬里遊歌大江頌黃河徒步三千里遊京師過泰山登焉宿日觀峰候日出賦之時方弱冠康熙癸巳歲也其明年復南遊問道山陰泊富春江咏子陵釣臺跨桐廬上龍游環江郎之山度仙霞關入閩浮舟下延平倚天柱峰歷危灘數百里



華陽散和  
駐旣寧。望武夷之曲道。仙遊出晉江。梯白翻嶺。憇永春縣治。食荔枝。避暑於大鵬山。至漳浦。俯漳臺。鼓棹出夏門。觀海而還。所至州郡。當道者多磐莊先生門下士。至輒去之。所過佳山水。則留詩。謂如我意中人也。性好施。於漳見二客。資其窮。復見於夏門。或曰此僞也。授疇曰。是億也。毋寧受欺衆。以僞億人。所以愈無告也。度嶺。老幼擁輿而啼。給以錢。或曰衆不徧。將置。授疇曰。身有疾。痛。必救之。吾救吾心痛耳。至武林。方飲。艷妓來。弗狎。慰而悲之。妓泣。以酒酌地曰。夙孽也。奈之何。有憐我以欲

無憐我以情者。况以義憐我乎。授疇嘗言。獨居時。每忽忽成感慨。見貧苦人。淚數嚙。意更無聊。天壤間有如我痴絕人。當肝膽贈之。魂魄殉之也。戊戌秋。復北上。時方修古今圖書集成一萬卷。當事者薦授疇。修閩媛典三百七十六卷。廁名者皆得官。獨弗及。蒲城屈悔翁爲作崑崙嘆。雍正壬子冬。詔求賢。侍郎陳慈田薦之。得監督興平倉。尋被劾。仁和姚侍郎舉授疇。應乾隆丙辰。鴻博科。辭不果。授疇與陳散樗相莫逆。喜歙州處士宋介三文。與屈悔翁詩。散樗介三歿於悔翁。益繼綵。居都下。數



華陽散稿  
十年窮益甚年五十未娶昔所聘已死後聘毘陵女將  
娶以罷官而止一姊名婧赴都就食婧能詩年三十始  
嫁終爲薄命云

記陳散樗

雍正己酉春識散樗於廣陵日余爲國士愧之庚戌曹  
震亭會試散樗求其詩未荅乙卯聞散樗卒震亭有詩  
云蕃釐別院苦吟身瓊樹全枯感慨頻能向塵中憐國  
士竟從天上泣詩人冰霜楚畹滋蘭夜風雨奠門執轡  
春秋色到今悲勝昔寒蕪如錦菊花貧易簣時屬家客  
傳振華至江南請余爲墓誌誌云嗚呼此散樗夜臺也  
散樗蓄於仕與年功業無所見請誌其言謂余曰名不  
符實者天所成實不副名者天所傾宜憂勤以求實謙



退以讓名焉。富莫樂於濟貧乏，貴莫樂於拔孤寒。自損者天所益，自屈者天所伸也。士大夫飾車服炫辭令，則奢佞滋，樸訥者導人於儉且質也。嗚呼！散樗而壽，豈竟無功業者哉？散樗官京師，雍正辛亥歲以省母歸楚。王子病賦悲秋行而卒，名樹萊，字瑤田，長沙湘潭人，恪勤公陳鵬年第八子，母王氏，少司農樹萱之胞弟。己酉孝廉樹葵，刑部郎中樹著之親弟也。年二十有七，無子，妻江氏，守志，銘曰：浩浩兮楚天，死爲才鬼，亦當勝於頑仙。

### 記秋草

秋草者，屈梅翁詩也。梅翁，陝西人，鰥而爲客，客蜀、客晉、楚，旣而客吳，年且老，北上客燕趙，旣倦，止京師之湘潭書院，依恪勤公之子刑部郎中陳樹著，都人素聞梅翁名，喜其至，王公以下交費於其門。梅翁年已七十，鬚眉皆白，方袍赤舄，著梅花錦襪，登座說詩，諸名士肅然環聽。長洲馬授疇，博學有奇才，尤敬事之。雍正己酉，余識之於廣陵。乾隆丙辰，與曹震亭訪於都，請其集，未刻。少時有刻者，今毀去。授余秋草詩十首，詩云天盡平蕪市。



華陽韻  
地涼。玉門昨夜有微霜。望中白日寒山上。愁外蒼煙古道旁。西去關河連絕塞。南歸鴻雁叫斜陽。茂陵客有劉郎否。萬馬蕭蕭獵未央。角弓風勁更誰論。一片寒蕪似錦茵。難與綠莎遙鬪色。那堪黃菊共爭新。踟躕徒使藏狐兔。搖落何須泣鳳麟。見此茫茫驚歲晚。登臨長憶故園春。迴風動地萬方前。黃落何堪眺霸川。踏作塵埃迷四野。遙隨車馬轉青天。陶家三徑應成恨。漢代諸陵倍可憐。垂老有情思故國。榮枯果否似當年。露深長信離宮靜。火燒咸原白晝昏。海角無端歸燕子。天涯終是怨

王孫。沾衣路狹長安道。曳履城頽古塞垣。悲向西風曾作賦。適來南浦更消魂。蒼涼日日喚愁生。不雨陰寒不擬晴。縱有腰鎌傷歲暮。曾無烈火懶山行。惱儂攬結三春事。悲此凋殘萬古情。多病遊人頭盡白。百年容易暮雲平。萬壑荒煙萬里悲。東西南北更何之。蓬飛哇隴崑崙轉。風動蕭森海島吹。雞犬不鳴荆棘早。田園有迹雪霜遲。只應莎艸寒猶綠。腸斷春明舊鳳池。李花歷亂最青葱。無意迴颺刮宇中。冀北霜華常七月。燕南袍色遜東風。誰家陵闕荒殘照。何處牛羊見故宮。時序已宜盡



樵采江天猶自滿寒空。水真衣帶魚龍夜。山似蓮花翠  
綠枯。白露爲霜幽徑冷。六朝如夢桂花孤。不知胡蝶飛  
何處。尙有蚊蟲繞傲懣。桃葉渡邊猶旖旎。琅邪大道弔  
靡蕪。大江北望大河流。河畔烟霜動客愁。欲問夕陽空  
照水。深知遠浦不勝秋。墓門今日悲前度。梁苑青時恐  
白頭。記得落花曾有恨。蕭條中野古神州。中天白露尙  
溥溥。滿目淒迷忽已殘。平野經時鋤未盡。深閨幾日闌  
方闌。風吹禾黍行人少。水涸池塘曉夢寒。不是一番霜  
有信。樵青安得倚雲看。

記孔婆衛媳

乾隆辛酉重九日。未曉潤州沙陷。人皆死於夢。浮枕如  
萍。前五夜漁者見黑衣吏。向江檢一黑籍。問之曰。殺報  
也。宜速好生。投黑籍於江而隱。沙客告余曰。居人好殺  
產女。多溺之。日捕螺。稚子學持刀剖蛙蚌者。父母獎其  
能。孔婆者。戒殺年七十。猶鬻績放生。於姑勸慈於媳勸  
孝。見人則諄諄曰。掃螺救蟻。俱是陰德。勿以善小而不  
爲也。衆皆怒。子死。一孫方齠。時忽瘧。携孫避瘧於尼菴。  
得免。是歲七月十九日。大風雨。海沸。十餘洲皆沒。海陵



有跛媳衛氏也。姑虐之，獨負姑走避水。水及其唇，捧姑於肩，倚槐飲浪而不仆。有榻浮至，乘之不死。媳方受笞，血痕在背，未平也。姑有三媳，而寵其二。水至，號二媳，皆不顧，而升於垣。垣崩，皆溺死。姑病將死，持跛媳之手，告諸婦人曰：爲姑慎，無有偏也。救我乃跛媳乎。爲姑慎，無過虐也。

### 記髯叟

叟新安人，未冠生髯，旦起必祝於鏡曰：無蟹而鉗我髯，是瞻無燕而尾我髯，是喜祝三年，而乃大豐。邑人稱之曰髯君。漸老，改稱曰髯叟。口直好面規人。少年稍滂泆者，必痛斥，皆俯聽，莫敢仰視。士大夫遇髯叟如嚴師，大敬畏之。商於蘇，將歸新安，同歸者十餘，各相戒避髯叟。登舟則髮然先踞舟中矣。少年皆失色，欲引去。叟呵之，旣無奈，遂發舟。人女名蘭年，頗艷，黃生鳴臯者居內艙。近之，髯叟數顧，而戒曰：年少毋自輕也。黃生憚，讓髯叟。



叟掀髯應曰可明日叟大病蒙被忌日月光夜忌燭諸生悉危坐無譁意殊怏怏病十日舟抵新安逮夜幅巾擁髯顛而登輿先是叟遊西湖逢卜者使之卜髯其象曰髯舉舉干有女髯栩栩前有羽叟以爲吉也既登輿黃生責舟人曰若不謹以風露中老人耳蘭年曰吾有藥可治之以巾裏物擲黃生啓視則髯叟髯也色頰白桀桀然尺有咫焉衆測其故莫不歎蘭年貞且慧云悟岡退士聞之曰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叟有髯以病其身僞也祝於幼年衛於暮年矜於少年而贈於蘭年惜乎異哉

乎異哉



記棠仙

棠仙謝氏。父恒。母馮。皆好善。棠仙生有慈性。匍匐時。知讓。虫蠃初學語。教以念佛。復于口不已。學行。遇虫蠃合掌。喃喃遠避之。年及笄。骨相神彩。麗如刻畫。嘗蚤起。觀海棠。嘆息。取露中花。戲貼於靨。望之若無母。笑曰。此吾家海棠仙子也。因字爲棠仙。棠仙益好善。戒殺。愈自珍愛。志異。凡女子。鄰女相聚。私論曰。得壻而富。幸也。或曰。須貴。或曰。期美。棠仙方綉鶴。不語。針疾如電。鄰女問之。乃曰。姊所言。皆其下耳。玉體無瑕。竟委之地上人。奈何。



有從天上來。貧賤醜老。心所甘也。從容問其父曰。世間共有幾許字。父漫應曰。五萬。秀才識字能幾何。漫曰。五千。笑曰。何貧也。試以教兒。父於是日取字教之。能記字萬餘。而字義悉解。年十八。父歿。有蔣嫗者。以佛事召其母爲媒。曰。尹家兒富而甚俊。何如。母信諾之。旣受聘。乃繼室也。陋且貧。母大忿。痛哭散髮。持刀欲自刎。殉蔣嫗。棠仙哭而勸曰。天所命也。兒無怨。母素憐棠仙志。今誤之。慮其恚。倘死。然徐察其意。無幾微愠者。則又慟曰。豈天命哉。汝母急竟誤兒矣。嫁數夕。棠仙自剪燭。請于其

夫。聞忘姊。有遺兒。安在。夫曰。在灶。兒失母。黃瘠如人腊。棠仙抱之泣。期年生子。慰遺兒曰。古語云。有弟而兄啼。吾不然也。每飲必教。已子曰。先敬兄也。每食必戒曰。無與兄爭也。遺兒病。則晝夜坐帷中。減食色。憂愈。乃喜。歲祭。必親拜遺兒母。而祝曰。姊勿以兒爲痛也。姊之靈時。察棠仙慈于已子。忍于遺子。極棠仙可也。一日祭焚楮。火忽嘯。呖呖然。灰旋及棟。撲棠仙。棠仙暈。聞顛媛能視。鬼召之。遺兒母憑顛媛告棠仙曰。司命以妹好生。列名仙冊。送華陽易遷宮。有烏衣婦來訴曰。謝棠仙手三刃。



余慘痛昨焚楮時烏衣婦突至吾禦之耳明日遂瘳蓋  
父歿時念雞羹而棠仙代庖也辛酉秋震林見馮母問  
棠仙安否猶悔而泣焉言其事如此其夫名載福樸魯  
治田長棠仙十餘歲云棠仙好潔拮据育二子身自執  
爨衣裙楚楚無有塵氣而色亦不衰

### 記睡和尚

乾隆辛酉科。李生應舉不第。與其友王生。叩于華陽睡  
和尚。和尚不知何方來。與之語。輒睡。言人功過。皆中。而  
旬月閉目。問之弗言。無人或自言曰。可憐。可憐。兩生素  
負才。屢擯將老。登茅山大哭。跪和尙前。乞一言而後起。  
和尚徐顧。李生曰。子之婦。三溺女。而弗禁。壽且大折。得  
男亦殘廢。不才。念富貴乎。謂王生曰。子刻于財。冒于色  
者也。生自陳無過。和尚曰。貸金于人。息乃加五。生日。否  
也。和尚曰。貧者遲償。併息于本。歲兩易券。否乎。王生自



華陽散利  
謂未嘗犯淫曰寧必身犯哉窺之曰淫也戲之曰淫也詠之華淫也夢之夢淫也思之意淫也和尙閉目不復言有蔣生失館而餓叩和尙和尙作呼犬聲蔣愧悟拜而去蔣于館食肉有皮輒呼犬擲之

又記睡和尙

湖西放生菴明季僧悲願所築也菴殘毀數十年僧無至者一僧忽至席黃茅枕一草屨而睡或曰華陽睡和尙也菱臺馮處士觀之著單破衲露左肩跣足一草屨在旁內藉蘆花處士供以蔬笋有問者則跌坐閉目應之王家婦旣嫁而瘖舉止狂亂十餘年不治夫孳之叩和尙和尙曰字紙襯鞋底可乎遂謂衆人曰窻眼墻罅中有塞廢字者宜速焚之勿狼籍入穢處受惡報也莊姓者富而忽貧凍餒意欲自盡和尙曰以朽米飼猪而



飢者弗施半勺。以故綿藉犬而寒者弗捨寸絲。雖死無善趣耳。鄰邑馬生。課徒菴北。性褊躁。善侮謗師友。向和尚誦昌黎佛骨表以譏之。和尚曰。口銳者天鈍之。目空者鬼障之。馮處士乃從容問和尚曰。如何是空。應曰。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如何是戒。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如何是悟。見利思義。見色思禮。如何是清淨。諸惡莫作。衆善奉行。越數日。謂處士曰。吾欲往陽羨山中。訪如是僧。君從我。遂南至陽羨山。見如是僧。僧不識字。聞金剛經。六如偈。悟曰。足了吾大事矣。因號如是僧。和尚命僧煮茗。

候客。忽山主徐某來。聞和尚神異。叩之。和尚方熟睡。夢護曰。香兒可憐。可憐。香兒。徐之寵童也。徐立遣之。和尚乃別馮處士曰。吾暫往銅官第五峰。遂去。



惲壽侯傳

壽侯公諱長祉。自號重遠。武進人。吾友惲寧溪之祖父也。父定伯。舉五子。公長。弱冠以家累棄書。有談舉子業者。叅以言。哂曰。爾何知。遂發憤折節讀書。爲人訓童子。五官並用。期年而學進。成文章。歲試得首拔。爲郡諸生。哂之者悔之。性孝友。慷慨尙氣。誼弟哲。有狂疾。數侮公。踞公臥榻。溺於食器。且焚屋。公弗嗔。哲袴單。脫已袴與之。曰。吾弟寒。易粟斗。分數升與之。曰。吾弟饑。孫讀書。則教其姪。曰。吾弟亦望兒讀書也。妹貧。給以麵。暑夜自驅。



牛磨之婦執篋苦蚊無怨也。邑人高方芝以訴荒忤縣令。吏捕急。方芝匿。逮其母。公謁令曰。方芝孝。當自出耳。已而果出。方芝死於徙。妻殉之。皆藁葬。公跋涉千餘里。加土立石。書曰。武進義俠高方芝。同妻貞烈宣氏之墓。設奠哭盡哀。翁是時年已六十矣。丹陽有壻劫婦翁者。其從十餘人。武進窮民也。乞公救。公曰。律法親屬相盜。減等投到。得免死。願投到乎。皆曰諾。公率之投本邑。殷令殷嗜詩酒。踈吏事。大愴曰。民窮吾罪也。卽投到。庸免乎。逸耳。衆皆逸。上官怒。置公於法。盜聞之。皆復來。擬大

辟。公坐縱盜律。擬徒。仰天而嘆曰。嗟乎。上帝好生。聖主好生。上官者。體好生以救民者也。潤城守陳公反覆引律例。以去就爭上官。得援投到例。釋不坐。凡五年。鬚髮盡白。病肝。數暴怒。二年而卒。卒時索筆。寫數字。不成。日方午。命燭。寧溪跪泣曰。公意教子孫孝友。凡事須重義。勿辱先云耳。首連背。指心曰。無愧。公課徒善誨。勉人曰。上備四金耳。吾輩安坐倍之。無功。主子孫不識字。報又曰。吾幼失學。然善味孔孟語。每以一兩字成事業焉。平居木訥。事有不平。則履大庭。折豪貴。辭氣侃侃。嚴不傷。



和怒者霽顏辨者咋舌也。謙厚廉介。有勞不伐。或酬之。却曰。以利爲義乎。卽怨公者。無不心服云。

貞仙傳

貞仙。蔡氏。父無子。自教之讀書。每日請其父。說忠孝節義事。有奸邪負心者。則嘆曰。爲人乃如是耶。旣退。必焚香拜天。自幸得聞忠孝節義人。字於同邑之于氏。年十九。將嫁。夫大病。卜者曰。迎婦則吉。時父方歿。母難之。貞仙請于母曰。往而吉。違之不仁。且無義也。母然之。遂往。夫死。分所簪如意釵。簪其一于夫首。脫一釵。納夫之腕。哭而絕。復蘇。初聘時。夢金釧入手。斷爲草質。取銀釧。復斷如初。珠翠皆成紙花。有吟云。草草絃中曲。忙來半局。



華陽書  
棋至是驗云。及殮截髮納棺。縊于柩旁。救之不死。旋墮樓弗克。夢其父示以節孝二字。曰宜兩全。於是和顏事舅姑。時姑尙未舉次子。乘其喜。常爲說古今賢婦人。爲夫廣姬妾。獲福報者。姑從之。且使主家事。忌者譖之。貞仙辭于姑曰。媳不才。家事弗能理也。忌者又譖之。謂其有他志。貞仙乃泣曰。節孝寧復能兩全耶。於是夜取所讀書。并自書手迹。與所作詩詞。泣而焚之。啟匣檢所存如意簪。手釧各一。泣玩良久。戴而復脫者三。嗚咽俯仰。悲不自勝。促老嫗先寢。更衣對鏡。撩髮取素繩。纏如意。

簪于髻。甚固。抹釧。欲噓。顧女婢曰。以託汝。倘死勿爲人所脫也。旦起襲故衣。問安于姑所。辭色和婉如平時。午侍食。旣撤。入房而縊。時乾隆丁巳六月五日也。年二十有五。貞仙父字斗南。其叔字秋岩。余友也。秋岩館句曲。每歸必視之。問曰。聞舅姑以譖。常挫汝。有之乎。對曰。否。天下無不是底父母。古賢婦有訟其舅姑者乎。卽死。切勿有他言也。



道士朱後齋詩序

方外友元冀子心朗月意止水頃之月忘雲水忘風頃之雲化月風化水交余數十年不厭月不厭雲水不厭風也一日謂余曰吾未識魔於是遊于書魔戲于畫魔狎于詩魔始而曰魔乃吾友既而曰魔乃吾師喟然而歎與之處亦不厭小春之月一霞始晴一峰始明一禽始清一梅始生而元冀子一詩始成與梅相悅與禽相得與峰相立與霞相揖震林曰子其妙於詩矣元冀子笑曰錮于詩者勞泐于詩者逸浮生無名以詩爲名浮



生無寔以詩爲寔則是浮生無爭以詩爲爭浮生無碍以詩爲碍也空有想想有境境有味味自甘境自歡想自燄空自波皆牯心者也萬物不能無牯雲牯月而不損風牯水而不涸詩牯心而不勞則牯我者皆化我者也

### 王澹園詩序

澹園高士詩人多不喜謂其難於解也澹園豈不能爲可喜可解之詩哉其意蓋在三代以上并不在三唐以前也澹園茹李杜而吐之茹陶謝而吐之茹蘇李而更吐之胸中別有日月而其光五色別有河嶽而其氣九層也澹園俯首爲唐宋則唐宋窮俯首爲漢魏則漢魏窮世人所喜澹園不喜世人所解澹園不解也少時得詩數百首皆以李杜稱之一旦焚詩酌酒召李杜詩魂而告之曰以李還李以杜還杜非我王澹園詩也嗟乎



神亦溟滓矣哉。聊爲之辨。而緘其稿於名山。

與玉勾詞客吳長公書

仲冬旣望。訪君于平山。不遇。寄食四宜園。破樓橫雪。脫粟菜根。敝緼爲冰。布衾成鏤。擁爐貰酒。賴有震亭。境苦意甜。別饒清味。誦君澆習百端。堪冷悟深情。一卷少知音之句。輒欲投筆荷鋤。同羣鳥獸。固知擾擾揚州。更難覓踈淡恬曠人。如玉勾詞客者也。思以尺書投某長者。屬稿旣就。旋取焚之。誠不忍以客中一時之濫。發山中千載之歎耳。天寒歲晚。衝雪渡江。遲我故人。中心如噎。梅花未覲。竹實遂虛。鄙人伏處忘名。放言自廢。籜冠葛



屨抱甕灌園尺蠖之境。鮒魚之轍也。久蟄思啟。久憊思  
嚏。豈遂忘啟而嚏哉。窮有所不爲。貧有所不取。與狐謀  
裘。與鹿謀脯。有猶然駭耳。古銘云。嗛嗛之德。不足就也。  
不可以矜。而祇取憂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不能爲膏。  
而祇離咎也。田舍翁升斗相掇。銖兩相給。輒响然德色。  
惟巨靈氏。手擘太華。達河流。以灌涸輒。則鮒且與鯤俱  
化爲鵬矣。言念君子。溫其如玉。道之云遠。我勞如何。夢  
中事。眼中淚。意中人。未可爲外人道也。漁樵之暇。補入  
西青。感慨亦復不淺哉。

與曹震亭書

雪樓贈醉雨舸。餞歸意何惻惻。歲何冉冉耶。謫從天上  
名滿人間。酒盞詩瓢。勝於丹鼎。才情雙絕。誰復如君。見  
者拜爲古賢。聞者頌爲仙伯。家徒四壁。積感倍滋。而多  
寶如來。據囊坐笑。乃復吟風弄月。胸次悠然。此鄙人所  
瞠望後塵。降心稽首者也。語云。負重道遠。不擇地而休。  
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聞君暫就廣文。爲親而屈。未知  
何泮之光。何庠之福耳。二月初吉。于屈湖約同趙闇叔。  
張夢瞻。叩華陽。尋鬱岡。訪貞白故樓。三月。夢瞻約嘗惠



泉遊鶴市宿海涌峰旬有五。日每遇霞鮮月潔水靜山  
空眷我良朋同聲太息詩云何方可化身千億一樹梅  
花一放翁余則願何妨得化身千億一個名山一震亭  
也有訛傳繡君不幸者驚不敢信世痕夢影恂恍易闌  
當不喪達士明耳

與玉勾詞客書

伏處華陽迭逢饑饉性復踈拙恥於干人詩云失學從  
兒懶長貧任婦愁少陵贈我於千載後哉麥粥一甌莎  
田半畝刈芻不足以供爨采棉不足以供織戴笠荷鋤  
每懷知己知己誠有味也去冬衝雪渡江印西青四百  
卷紅樓綠窻索贈者半今春同趙闈叔張夢梅小埽花  
荆振翔遊惠山拜孝女孫曉霞錄其詩草而晚宜園仙  
眷長隔暮霞綃山浣衣人病不復起感慨人感慨事半  
在閨中半在夢中也自惠山登虎邱見女郎韓夢音詩



云曉紅將墮爲誰留重禮觀音上虎邱不及東風能喜  
捨盡捐花片供春愁修得花神誤此生蝶情如夢未爲  
情仙娥徧募傷春淚添向琉璃夜倍明憔悴人洵多有  
哉舟菴之託終無佳墅舍西廢圃幼所采薪灌莽雖深  
猶存梧柏謀欲結茅築土少憇賓朋虛擬十年投鐮自  
笑家居畏客偶聞剝啄則瞿然以駭客至如喘牛見月  
客退如疲馬聞鉦貧交或過渴話饑吟彼此不爲嫌矣  
謝春徂暑落寞驚秋遣候德音輒期面慰華陽螢火芝  
不療饑矣贈我護門草者寧報以左行草哉

與玉勾詞客書

未臆申秋賫書申候二札所言鸞鳩爲笑鷓鴣爲淚者  
也士不可無知己亦不可遠知己三週恨別年似千餘  
此猶窟室長幽晝無以窺日夜無以窺月也鄙人家如  
殘秋身如晁晚情如剩煙才如遺電偶與詩農樵士琴  
僧酒丐決踵露肘豎筆橫墨以自鳴其所喜亦猶小草  
無聊自矜其花小鳥無奈自矜其舌世之諛牡丹寵鸚  
鵡者目厭其瑣耳病其絮也玉勾詞客薰以梅檀之澤  
和以鸞鳳之音此則西青散記子開丑闢之奇運不復



更憂混沌者耳。吳中近事君知否。新月家家拜玉勾。以  
視放翁團扇迴。判仙凡矣。十月之朔。夢登天九重。甚饑  
且寒。乞米於箕星。怒曰。糠在乞。綿於織女。笑曰。絲賣。覺  
以聞母。母戒曰。慎無夢登天也。後夢入地。有蚓號渴。則  
曰。泉竭。有蛇號苦。則曰。蟻侮。嗟乎。夢乃如是乎哉。昨過  
華陽之野。聞童謠曰。鳳飼饑鶴。麟扶病鹿。古霜寒足。今  
霜寒腹。鄙人登第歸田。宦情蕭瑟。三冬負米。兩夏採薪。  
四壁已傾。一瓢已敝。雖無不改之樂。然亦非不堪之憂  
也。

慰曹震亭書

農舍無樓。升古桐以候春色。雲膠似晦。野凍如秋。杏花  
天奈何作此愁態也。饑饉以來。渴澤之魚。細於針。童山  
之艸。短於錐。而漁樵荒矣。去秋華方返。自竹西。知君迭  
遭家變。孫以孝天。祖以慈終。爲君慰者。仰盡子職。俯全  
父道。天之所厄。無如何也。小人有母。口體不充。况云養  
志。大兒未冠。小兒旣壯。客至不能應門。析薪不能負荷。  
事親教子。道兩失焉。昔我懷君。西向而笑。今我懷君。西  
向而悲。去年八月。天奪吾友。懷芳子。無簣可易。無纊可



屬西青卷中存沒者半感慨人何易凋也生固爲夢死亦夢耳人間固夢天上亦夢耳名利夢根詩書夢譜吉夢而喜妖夢而憂是猶夢譽者寤而德夢謗者寤而仇也震林飲啄蓬蒿畧無生計棘長於垣菌生於棟蟻戰於金鼠泣於困虫蠹黃蔬鴛穿朽棗玉勾詞客過而太息徘徊山霽惆悵湖陰止宿弗留肩輿遂去倘離歛來揚則華陽不遠髻峰之下綃山在焉浣衣亭尙夕陽耳

與震亭書

茅山華陽之雲與天都黃海之雲早晚相聚何震亭悟岡之敦然匏繫也居憂以來想多寂寂岵霞寡色梓霜罕陰偶一夢君不怡終夜嗟乎傷往歲者勿回首憂來歲者勿翹首也野人有以夢獻余者一曰辣次日拔三日滑辣之夢曰夢爲鰥蜂造蜜者十年蜜成未食也化而爲黑椒拔之夢曰夢爲桃虫桃虫爲鵬病其鷲而無文也乃爲孔雀向日以揚其尾金翠如輪獵者潛而拔之一拔而落再拔而禿則化爲啄木滑之夢曰夢嗜魚



而成疾也。化爲獺而無勇，不能及奔魚，搜于淖，得鮪焉。攫之而脫，嚙之而脫，螃蟹鼓沫狂笑之。嗟乎！耽佳夢者，勿踈枕，避噩夢者，勿親枕也。甫里詩云：夢中占夢罷，還向酒家來。余家貧，市遠，鼻無糟氣，與嗜酒不得者，交哭于杜康之祠，不能得飯，則哭于神農之廟。家貧未嘗蓄犬豕，今歲蓄之，赤股交睫，銳其喙如鱧，狹其腹如鯨也。造物岌岌，乳而不惜，七月望後，海溢千里，民爲魚者，無算。重九之日，潤城江溢，陷者更數百家，彼僥倖之子，方且朝歌暮絃，左嘖右笑，詆畊毀讀，祝賭頌淫，不知天下有饑寒疾厄人也。不可悲乎？君之才太闢，宜闢之；君之情太張，宜弛之。發天地之房者不祥，鑿混沌之竅者有殃，盜萬物之鑰者自戕，鳳之儀不數來，麟之仁不數遊也。



記書丐

丐縣東人施姓名天祿富家子也幼讀書其父惜金遂罷之母爭曰富而失學不祥父怒曰學而失金不其丐乎丐有異性娶妻美見而反走蹲於廁咄咄然畏之居有頃竊其妻玄緞絳帛逃而爲丐逢人輒誦四子書有宦歸納妾者賓戚方宴丐乃額玄緞肩絳帛捧杖登堂將誦書主人曰止先舉一兩字吉則賞丐指曰顯者又曰君子且祝曰富貴主人軒然大悅乃掇己盃飲之丐蹲睨曰幾希主人曰少之乎益以酒丐酣揮杖旋舞鏘



然誦書則齊人一妻一妾章也。主賓大譁且誅且逐。丐不輟行誦而出。一日余方飯。丐至飯之。勸勿丐。即丐勿誦書。對曰然。吾誦於農。農厭之。誦於賈。賈厭之。誦於士。益大厭。於是廢書而師蛇。丐。蛇之性。糾而毒。師於猴。丐。猴之性。淫而險。師於犬。丐。犬之性。貪而穢。乃執贄而叩。蛙。丐焉。發匣出巨蛙一。小蛙十。左侍五。右侍五。命曰講。巨者鳴。小者默。命曰讀。巨者一鳴。小者再鳴。巨者再鳴。小者爭鳴。閣閣然耳沸也。顧而嘻曰難。遂還而習書。丐。余曰。然則妻美而畏之。何歟。對曰噫。吾以子爲聞道也。不然哉。不然哉。不見夫蠛蠓乎。禮以天風。春以天雨。造物者戲之耳。我適醜而彼適妍。我適愚而彼適巧。彼方且牡牡然熱其所匹。冷其所不敵。而我乃雌雌焉禱其所冷。而祝之熱也。是鑄醜而釀愚也。不亦疥而爲癰矣乎。乃誦書而去。



記顛媛

顛媛鍾離氏。妍慧莊靜。年十九。嫁于楊。三年夫死。哭數月。遂狂。披髮登灶而歌。時升屋跨鴟尾。呼天痛哭。逾年。忽能視鬼。說冥中苦報。代死者言笑如生。家人秘密事。揭之無脫。里有妻死而遺子五齡者。後妻虐之。一日召顛媛。設香果。令視鬼。顛媛乃靚妝傅粉。展玄帕。蒙首。隱几如睡。俄欠伸。蒙帕歛噓欲起。復隱几頃之。嗚嗚有聲。掀帕投地。顧遺兒。指曰。兒來。則痛哭。淚濕兒髮。抱兒曰。休矣。吾得訴于天矣。如我而訴者百餘人。皆具後母虐。



子狀穢食者。廁臥者。炙膚者。摘髮者。肩重而脊折者。掌  
杵而臂攣者。禁其讀而奴婢之者。怒其拙而犬彘之者。  
疴弗能言而加詈。疽弗能步而加撻者。裸之而暴于日  
者。跣之而涉于冰者。期月者。周歲者。未言學語者。啼乳  
而濡絮塞口者。號飯而潑糠噎喉者。足已跛。自己眇者。  
瘵者。天者。妻虐妾。主虐婢。慘亦如之。同我而訴于天者。  
又千數焉。復哭曰。休矣。吾兒其弗生矣。兒亦抱膝啣啣  
而啼。如真母焉。環而聽者。淚如雨。未幾。後妻死于鬼。復  
召顛媛。後妻附顛媛言苦報。且勸人無效我虐前子也。

環而聽者。汗如雨。顛媛頗知書。過村塾。徑入。登座呼學  
子。聽講。乍見孺子書。塾師叱曰。荷。顛媛卽其面。揶揄曰。  
孔孟書。我顛媛誦也。口臭翁。吠聖賢耳。



記芝房夜話

辛酉冬十月八日可詩山人曹浣香石芝羽士朱元冀訪余洮湖之上迎於野握余手笑曰效龐公乎何踽然避城市也以舴艋迎君余告曰有瘠田三畝苦潦晚秣未登頃者正操鎌耳至庭仰而歎曰漏俯而歎曰濕食菘麩留詩於瓜渚草堂而去越二日入城適浣香遊西山余宿石芝房將訪玉勾詞客於錫山逆旅夜飲而悲元冀撫几曰洎洎乎生何勞也原者夏苦于旱隰者秋苦于潦富益吝而貧益貪吝可言也貪不可訓也余問



曰市今曷貴賤乎曰金賤耳薪之腐菜之蠹貴數倍焉  
泥以金弗顧而去夜將半煮茗元稹喟然曰稻之秉莽  
煌也岱輿山有莽煌之草佩之可以不衣稻之秉貴如  
是也索之弗獲追之弗及嗟乎寧寒于體無寒于義寧  
餒乎身無餒乎仁惡不可爲善尤不可爲也余悚然問  
之曰郭東有老農花逢源者敗緼茹草節儉而好施有  
穀數十斛以贍饑者衆皆搖尾而睨之弗繼遂築毛而  
吠之善可爲乎浣香留瓜渚艸堂詩云獨樹山家黃葉  
飛鳥啼盤野色恒饑故人雞黍何須供麥飯三升老布

衣黃花紅蓼水生香碌碡邨邊未滌場吟過小橋題寺  
壁竹搖詩上動斜陽元稹詩云湖上西風槩欲飛暮山  
如畫可忘饑漁樵不倦詩人健自織棕衣笑錦衣滿匙  
銀線菜根香晒穀初晴埽鹿場十月黃花霜未降登高  
重作小重陽



記琴溪逸事

乾隆六年十月十三夜。別元蓂子登舟。指月未曉。叩蒼如上人琴溪禪院。既午。訪謝筠園。謝蒼培符書玉。會小埽花荆。振翔于東灣。宿焉。奔牛鎮有神祠。銀杏四株。隅立交柯。圍可二十步。垂瘦長數尺。若怪物鱗鬣牙吻。質如鏐鏡。根有穴。雨久則見丹螺。蕭梁時避兵者。上隱千人。大已如此。其神爲五行之司。靈爽特著。雍正庚戌十月。夢神屬余題其楹。甲寅二月。又題之。禮神時。長檣忽仆。壓左肩。輕猶片蓆耳。及昇之。弗能舉。蒼公曰。神祐也。



蒼公性亢直。忍辱能容人。率衆力田。有傭者盜米粟。沙彌發之。蒼公令置原處。曰。細過耳。升斗輕。而名節重。發之敗其名。傭將弗售。傭聞愧悔。蒼公慰之曰。汝以母老饑寒故耳。此孝也。雍正十二年八月。鹽城李書生。歲荒。率家屬將就食廣德。絕糧。舟不能進。其母年七十餘。飲水療飢。二日矣。無可告者。蒼公與其徒蕙宗。贈之米。慮不足。益麩麩。且給以薪。蕙宗曰。須白老和尚。蒼公曰。白之將沮。夫爲惡于隱者。罪更浮于顯。爲善于私者。理無害乎公。今者。不告而與。正以成吾師之善。而不傷其意。

耳。震林聞而記之。蓋舉釋以勸儒也。



記形家

邵一菴毘陵人。治形家言。性篤實。不忍以地誑人。道吉凶無訛。與蒼如上人善。遊孟河。必主之。有以百金延一菴者。卜穴。主人曰吉。一菴曰不吉。或曰厚利也。姑順之。一菴戚然曰。奈何重百金之利。而輕五世之澤乎。天下有三無恥。世每以神明事之。謀館如鼠。得館如虎。鄙主人而薄弟子者。塾師之無恥也。賣藥如仙。用藥如顛賊。人命而諉天數者。醫師之無恥也。覓地如瞽。談地如舞。矜異傳而謗同道者。地師之無恥也。其誤人也易。而其



自罰也速。天之所弗宥也。雖其誤無心。然逞無本之學。以恣無心之毒。有心則可以悔。而不爲無心。則終于爲而不悔。自以爲是。而無所忌憚。乃小人之尤者耳。奈何重百金之利。而輕五世之澤乎。一菴謂蒼如曰。祖塔有水。盍遷之。旣遷。一菴推以遁甲。歲壬子。土木大舉。是年果建北樓。陳星野題曰。梧月。明年復建祖堂。廢室皆整。乾隆辛酉十月之望。荆振翔鼓琴梧月樓。

### 記惜夢

十月旣望。欲雨而霽。小埽花荆。振翔鼓琴于琴溪之梧月樓。爲陽關之操。曲終倚梧仰月。憮然歎曰。惜哉。最可惜者。夢也。夢中景恒秋。夢中人恒離。夢中事恒苦。夢中意恒悲。斷而續之難。缺而補之難。人之夢。而我不見我之夢。而人不諒。月之明。雨之晦。萬夢交雜于人間。月非月。雨非雨也。人生數十年。而夜廢其半。夜數十年。而寢廢其半。寢數十年。而無夢廢其半。有夢數十年。而惡夢廢其半。佳夢數十年。而忘夢廢其半。天可以晝而不夜。



而與人以夜惜其晝之無暇也。夜可以不夢而與人以夢。惜其夜之無用也。夢可以不覺而與人以覺。惜其夢之不知也。天惜人無感慨不得已而以夢生之。奈之何猶無感慨也。天惜人有感慨不得已而以夢慰之。奈之何竟無夢也。夢中秋秋勝春。夢中離離勝合。夢中苦苦勝甘。夢中悲悲勝歡也。

記善忘翁

翁姓石。洮湖人也。工釣鯽。冬夜披蓑坐洮湖之港。月未昃而箸箸常滿。好以鯽餽鰥寡老幼有疾人。余三造釣所。與之言而翁已忘。問其年不知。謂之曰。甚矣哉。耄而貪也。矐于鯽而耗於人。不亦悖乎。翁曰。幼時善記。千萬言猶一字也。常爲人誦時憲書。而里之誼日者。十年廢目。年四十而忘朔望。五十而忘伏臘。七十而自忘甲子。遇熟友如生客焉。余曰。然則猶有能記者乎。翁曰。猶有三。見貴人能記其髯之曲。見富人能記其痘之坎。見美



人能記其麝之紋。此三者老猶幸也。其他則如釣然。得一鯽而忘一鯽矣。余曰。然則無有記于此者乎。翁曰。有。余所極不忘者。鼠也。貴之冠。鼠溺之。富之餌。鼠耗之。美人之帷。鼠暴之。所不忘而不能效者也。其他則如釣然。忘一鯽而得一鯽矣。

### 記天荒

乾隆六年辛酉十一月。悟岡退士自孟河渡江北遊。將訪惲寧溪巢訥齋於海陵官舍。上廣陵。欲以書問曹震亭於黃山。荆振翔送余至天荒西院。與凌霄子錢來臣宿。起舞齋。亡友段玉函讀書處也。遊天荒者。以詩畫留壁間。蛛網蝸篆。蒙以塵蘚。左壁爲主人鄭痴菴起舞齋記。右爲振翔黃歇山置而玉函墨葡萄。在其上。隅垂蔓於棟。有鼠懸其上。狸以爲真也。每循棟攫之。其西則玉函燕子窩邊花數行。參差濃綠。滿殘陽之詩也。齋後小



軒多紫竹振翔隸書額之曰竹林何處訥齋記之行草  
欹斜竹影相互書畫皆漸殘蝕白堊黎紫色勝古箋痴  
菴遊京師未返齋前如荒谷蒙翳余至命童子治之去  
莽病菊猶花也去蔓稚梅已蕊也去篠月季之厯如就  
去穀天竹之粒如授也削芭蕉剪海棠壅木蘭護牡丹  
之雛扶慈竹之孫而繡魚之盎但生旋軒綺石之缶僅  
長寒莎愀然以待主人而信宿之客弗遑整也凌霄子  
顧而謂余曰子知夫當境厭境離境羨境乎亦知夫有  
心厭心無心羨心乎厭者羨之魄羨者厭之魂也天地

間惟有二字養與教耳每日略得教養之意則此日不  
虛每事略得好生之意則此事不虛凌霄子又曰末劫  
啜啜顛倒滋甚以奢爲有福以殺爲有祿以淫爲有緣  
以貪爲有謀以吝爲有守以爭爲有氣以嗔爲有威以  
賭爲有技以訟爲有才何其謬歟任性而濁任情而薄  
任法而酷任力而毒不恕孰甚焉凌霄子善易得殘易  
於鄒梅雪十年大悟神氣淵粹虛中無我謂震林曰余  
老無所進惟服善與自愛益堅耳振翔曰先生好獎善  
不忍刺人之過從先生遊者無矜肆之士云



記補山

黃補山名煊弱冠舉孝廉以河功授泰州別駕揚州分府劉萊村曰補山孝於後母此毛義捧檄之意也暉寧溪巢訥齋每以孝友許萊村稱其姪劉漪霞爲奇士乾隆六年十一月震林渡江訪漪霞聞補山孝謁之爲余述三險請爲記時補山赴揚州至馬橋夜半舟覆吏衣冰僵立失本官不知所爲舟隨流入江口而橫則補山短裘坐舟背無恙也而衣不濡觸橋橋崩擊舟首尾俱碎去年秋夢觀音大士示以鍤環方其觸橋柱也訇然



激舟逆流而却者數丈。掣鍊環乃定。補山四歲時。睡竹屋。火發。門屏皆爆。乳母突火入。補山睡方甦。火四周焚。枕蓐及身而燼。雍正八年。京師地動。衆呼曰。屋崩矣。補山大呼曰。母何在。入室負母。垣崩於背。踊而前。垣崩於胷。甕甓及足。而皆不傷。寧溪訥齋曰。一念而善。鬼神祐之。况純孝乎。覆舟之夕。有尾舟餽金者。補山題其緘曰。感君厚意。還君贈。不畏人知。畏已知。補山喜劍術。以義俠重京師。後師朱高安。乃退然歛意氣。然遇人急難。輒投箸赴之。弗終食。壬子春。聞有鬻婦者。其父故貴官。補

山不相識。夜馳數百里。保全之。遲明則無及矣。一儒生乞於市云。有喪未葬。爲之謀。而授以館。旬月遁去。乞如初。或以誚補山。補山曰。是或有不得已者。彼自詐。我自信耳。下車相慰問。其人大愧悔。拜曰。人稱公爲小孟嘗。奚止孟嘗哉。補山勇於義。皆類是。是年秋。乃登第。淡霞君者。喜劍。精書畫。自畫紅線像。書其傳。師事之。善鼓琴。能詩。嘗嘆曰。慕才色者。以才色而遷。世有女子。而慕義俠者乎。我淡霞君也。與白雪君爲中表。訂婚。星者謂當天。父母遂辭婚。白雪君乃月下拭紫漪琴。再拜向淡霞。



君撫求鳳之操。曲終月暈如赭。淡霞君乃歛歔拜月。而誓來生賦詩云。送君何限意。一別竟無辭。但去不復問。妾心君自知。年十九而沒。淡霞君色雖媚而正。意雖昵而嚴。幽潔自持。宛轉避嫌而不欲相遠。白雪君憮然曰。心可負。何忍負淡霞君。色可犯。何忍犯淡霞君也。補山幼時爲白雪之歌。諸名士呼爲黃白雪云。寧溪訥齋及萊村漪霞皆有詩以贈之。

### 記芝瑞

萊村劉公。孝友仁恕。產黃紫白三芝於海陵署庭。公幼姪菽歡。以菌告。視之。璘如。叩之。冰如有光。螢如有氣。蓀如客。曰。瑞芝也。皆賀。公謝客曰。聖人之世。祥桑不足以爲妖。蕙蒲不足以爲瑞。何者。妖不勝德。而德或不能勝瑞也。志未惰。而天預懲之。業方勤。而天早勸之。災祥靈異。天之所爲。懲勸也。天懲天勸。德之所宜。無倦也。吾無德於民。而天弗懲。載錫之勸。弗敢信也。暉寧溪曰。主聖臣賢。民淳物阜。國之瑞也。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



順家之瑞也。愆陽伏陰，苦雨淒風，之不忒。天札疵癘，之不生。榮光在河，溫波在洛，則有嘉禾岐麥，以彰穡寶，非此之瑞。其瑞維私，公其勉之。巢訥齋曰：是孝友之所感也。公之父伴石先生早卒，公以賢勞養其母李太君甚孝。公之配胡恭人，婉婉事姑，無私蓄，無私遺，撫諸姪如子。且以德逮下，能不妬也。甚賢。李太君以苦節鞠諸子，訓以忠盡。年七十，愈慈以嚴。敬姜之績，勤於耄期。伯俞之杖，泣於貴顯，不尤盛歟。公之子會川，姪清源，愷澤皆受業寧溪。幼而敦行，敬長恤下，非賓祭不衣裘帛，緼袍疏食，出見紛華弗悅也。子不愛力，臣不愛身，天不愛道，地不愛寶，瑞於家，卽瑞於國也。若之何弗賀，乃與賓客爲詩歌以頌之。



記可村

乾隆四年己未冬。晤曹震亭於廣陵。賦詩餞余渡茱萸江。探方可村。宿於因圃早梅花側。相與成世外交。而梅花實證此盟也。歸時持可村詩卷。遡風截江。緼袍爲高浪所潑。明年春。與趙闇叔張夢梅登茅山。雪阻元娥故里。念可村有華陽之約。嘆不此偕。誦其句云。往事總成胡蝶夢。新詩消盡海棠魂。書生混迹魚鹽市。野客投荒雁鶩村。闇叔爲嘆。是年冬。玉勾詞客吳長公探余於洮湖。余附可村書未達。辛酉春乃達之。而可村亦遂來金



壇禮茅君於句曲之峰。余不及與。可村有詩贈白李仙人。余惜未見。殷霞村亦以不及和爲嘆也。是年冬。余渡梨花江。探暉寧溪。巢訥齋。別駕劉萊村於海陵官舍。爲誦可村詩。時因圃舊客。臧南園。移家海陵。慨然嘆可村爲浩蕩人。而因圃早梅惻惻。問無恙者。卽可村所云。昨夜夢中好詩境。不知是雪是梅花也。今年重九後。與殷霞村陳星野別。詩人王淡園。曹碣山。朱元蓂。出南城。遇雨。雨行五六里。雨中吟可村雙樹昏鴉盤古屋。一鞭殘雨落孤村之句。雨如浴。不爲苦。夜投破菴。燎衣擁草。復

爲霞村吟。不愁日落遲。沽酒且喜年豐。聽晚春。市月苦。尋佳處少。入門真覺老僧閒。細路不妨黃雀雨。輕帆恰受鯉魚風。等句。跛僧不識字。亦三嘆之。霞村咲曰。坐久但餘詩有味。可村之語信哉。星野問曰。可村夢遊。畱君爲題否。余曰。雲霧如寐。風濤如鼯。草木如瞽。禽鳥如讕。吾輩夢短。造物夢長。古今大夢。誰其先醒。可村寂不違。紛瑩不淪璞。讓不干名。施不邀福。道見寒饑。數顧咨嗟。趙闇叔所云。滿腔惻隱。皆詩思也。



記與可村書

乾隆丁巳冬同曹震亭出都至廣陵晤玉勾詞客吳長公許曙峰李于亭留踰月慕真州方可村寄詩云紅塵到此皆成雪欲向詩仙借化工可村和而慰余憶子雍正巳酉與震亭父子及其弟宅英避暑棲霞山過真州玩東城荷花是時已知可村而洪月航李餘中李潢士施味冰諸君子震亭亦時時誦之不期後數年成松栢交也壬戌晚秋蘊愁山隴四望無極憚寧溪巢訥齋客遊海陵趙闇叔隱隔湖玉勾詞客寓慧泉震亭臥黃山



音問疏。逃而于亦唐讀書因圃。每歸致可村消息。爰寄  
可村書云。霜葉如花。夢中蝶。聊復栩栩。髻山餘照。絢彼  
孤霞。野氣自暄。湖紋未冷。漁帆幾疊。與低雁爲參差。偶  
偕曹碣山。殷霞村主。淡園陳星野。訪菊造山菴。白酒初  
漉。侑以紫菘。欲謀梅檀仙秫。持贈可村。靈種游荒。竟負  
前約。而華陽洞天有石田半畝。瑤草不登。須俟東海作  
桑田。少貢詩仙酒米。望何遙也。大江南北。知己二三。如  
可村。玉勾。震亭者。皆自混茫以前。成此有情魂魄。劫萬  
灰而心一帶。蓋亦換天地而不換梅花者耳。遂成句云。

多病隔江人。稽首春前。醫我是梅花。



與句容俞挹霖書

華陽謫仙實惟吾友雍正戊申春始晤君子唐陵賦詩云大鵬下擊南溟動孤遊往往無伯仲俞君瑣骨冰雪腸天香漬神月魂夢來訪仙娥趙素臺夜叩華陽折花送趙闇叔見而詫曰何以贈我去年除夕闇叔止余宿東湖猶朗吟西顧復太息之謂須改俞君作趙郎也雍正十三年乙卯冬載晤君戊午春三晤君皆旋別不宿君欲得余西青散記而梓猶未成庚申春與趙闇叔張夢梅登茅山北探乾元觀道藏西謁玉辰過白雲諸觀



重宿華陽。載登天市峰。西望唐陵。闍叔誦瓊骨。天香之句。以爲旣見茅君者。天上之歡。未見俞君者。人間之恨。揖雲而嘆曰。昔王伯瑜登茅山大慟。呼云。瑯琊王子。終爲情死。我趙郎然耳。而夢梅亦恨不能同訪仙娥。折花夜送也。自戊申距庚申。歲忽已周。而余其間。聚學三年。散遊四年。公車客長安二年。登第歸畊者。至今忽復五年。碧落紅塵。竟此忽忽。笑耶。淚耶。悟何人。救何術耶。今年壬戌秋七月。王隆栢來洮湖。道君無恙。聞君低徊佛韻。繾綣仙芬。甘心縹緲。作世外人。歲云暮矣。萬象蒼黃。山霧如醒。湖天似夢。釣船破枕。樵舍欹床。有夢造君。無人知我。馮嶧陽詩云。夢裡尋君君見否。夜深寂寞過橋來。余則有句云。同心但有人相憶。夢隔青山未是孤。與君跡踈神密。生平草草幾往還。而心常數君。口常誦君。雪意漸親。梅花不遠。欲謀空谷。再補西青。采蕭人。胡未遑耶。



可詩山人曹礪山詩序

隘六合者。喟萬彙之局。短千古者。嘻二曜之促。形骸速  
蠹。恃者精神。精神速泐。恃者性靈。性靈何依。依於月爲  
光。依於花爲香。月之晦。花之悴。光與香何附。附於詩而  
已矣。非有感慨人。一痛哭之。則造物不苦。非有恬曠人。  
一歡笑之。則造物不甘。是未可爲有形骸。無性靈。不知  
甘苦者道也。可詩山人。與王淡園。趙闇叔。吳玉勾。曹震  
亭。殷霞村。吾皆友而師之。其爲人高潔汗漫。上偶太虛。  
芻狗萬物。桎梏三界。糟粕六經。土苴百氏。以掇拾爲恥。



以簸揚爲喜。以拘謹爲病。以奇崛爲慶。自爲混茫而鑿其竅。自爲陰陽而鑄其妙。形骸錮我。精神越之。精神涸我。性靈活之。雖形骸有強弱。精神有厚薄。其性靈均也。可詩。山人嘗言曰。詩人者。夢無勢利。目無形氣。步無阱獲。口無霰雹。聚以博學。散以玄悟。朔則沐日。望則浴月。化膏梁爲冰雪。化文繡爲烟霞。造物之甘苦。詩人悉知。詩人之甘苦。造物未必知也。山人獨怡然處約。不怨不尤。室有萊婦。庭有佳兒。自題其屏曰。孤貴失和。獨富多怨。葵可作羹。麥可作飯。一飯一羹。天下皆勸。余常信宿。

方外詩友。朱元。葭石。芝山。房。而山人則徐步出郭。與王淡園高士。擇閒壤。覓冷龕。黜陟魚鳥。褒貶松篁。茗僧酒丈。或索詩。每答之不吝。偶與市人相周旋。無菲薄意。月在汗。而光自潔。花在喧。而香自逸。其精神歛。而性靈員也。



記淳遊

淳湖之遊。速余者。句容王孟宣。阻余者。孫文廣。倪敘。湖張夢梅也。乾隆乙丑三月之望。孟宣再至金壇。舟溯瀨水。過南渡西二十里。旱久水涸。易舴艋。廣尺有咫。長二丈。俗名漾白船。自淺口抵東壩五十里。擿行泥上。車過胥江。轆固城湖。以至淳。淳無城。入迎薰門。主溧陽姜光衡家。其先世慕義好施。相繼孝友。無市井猥薄慳詐之習。又多好生。能惜物命。故自溧徙淳。而家以振。邑東爲游山。南數里有小山曰禪林。形獨娟秀。余易其字。仍其



音曰嬋玲。西爲孔氏里。句容俞浣虛所識。孔次歐檜亭兄弟。以仁讓好禮著于鄉。多蓄趙泉竹石圖。趙泉者。字難涸。太平當塗老明經也。年七十家貧。三子繼天。一孫病癩。泉博學工詩。寫竹石。踈宕有奇氣。市人弗喜。或乘其窘。擲錙銖而草芥拾之。泉每拳筆刺天。而歎曰。嗟乎。奈何貴米顛。富倪迂。而坑趙泉哉。時或酒後激昂。裂紙昇火。罵錢奴爲豕虱。叱腐儒爲溷鼠。喜之者輒苦其狂。而泉亦弗屑也。孫文廣曰。富者膈爲甑。鼻爲突。唾爲醪。淚爲膏。惟懼人之餌之也。爲宮室。急豚柵。而笑書塾。治生理。貴傭役。而詈師友。廣廈華棟。費金累千。聯於屏者。寡墨香。賓於座者。悉銅臭。君宜慎所遊也。余曰。雖然。殆將探山水。訪高隱。以自放焉。



記淳遊雜咏

乙丑寒食將遊石臼湖張夢梅來瓜渚草堂而嘆曰墨  
如泥筆如草可以樂饑鮮可以飽夫鸞不擇山必垢其  
羽虬不擇水必穢其鱗余曰其神滯則太虛皆窒其機  
忘則叢棘可安至淳居市樓塵喧徹曉夜賦詩寄夢梅  
託致張石鄰殷霞村馮嶧陽曹浣香云南遊聞說好春  
華柳葉輕舟盪淺沙正是落花三百里白蓑紅雨過山  
家市塵得雨未全收乍暖還寒近麥秋燕子不嫌人盡  
醉定巢偏在酒家樓迎薰樓上送春時何處尋花得幾



枝却有晚山青似笑。偶然成畫未成詩。固城湖之南。有玉泉山。產牡丹。歲無常處。開時。士女爭集。淳遺老邢孟貞。曾咏律句。余以絕句託徐愚谷。題絕壁云。湖上登樓見遠山。有詩無酒訪花難。年年空谷春何在。不在幽蘭在牡丹。徐愚谷長洲名士。名堂字玉臺。爲句容司訓。先世富。以行義而貧。有貧而入泮者。弗取贄。更資以金。時再攝高淳教諭篆。俞浣虛嘗稱之。余題其扇云。綠陰如水滌紅塵。湖上無愁放此身。今夜送春憑有夢。柳綿鋪處禮花神。黃鳥如何得好枝。杜鵑爲友雀爲師。先生本是梅花骨。猶喜梅花可贈詩。其婿陶宣萬亦佳士也。孔次歐許召北魏敬涵俱來會。四月朔。次歐三迎余。以西青散記爲詩寄之云。一卷西青世外緣。此情何處好重宣。鳳皇只在琅玕樹。須向人間聽杜鵑。造其家。旬日而返。次歐子東木。年未冠。清粹不佻。受業吳匠珂。匠珂淳之名士。和夢梅落花詩。



記遊嬋玲詩

土山戴石高里許。升其巔。西望當途。南望宣城。羣峰遠  
近可指。惜同遊者。莫得其名也。北溧水。東溧陽。山色在  
有無中。非霽極不辨。山之南。近爲固城湖。青草滿之。西  
遠爲丹陽湖。石曰湖在其北。有水如帶。時久旱。蝗生。來  
牟甚渴。余悵然思歸。題詩石上云。涼滿峰頭晚。眺遲天  
風吹。面月生。時題詩付與雲。東去飛到蓬萊。未可知。峰  
頂有仙人曰。昔神僧居此。曰自出米。後有鑿之者。米絕。  
下紫砂岩。造僧舍。留詩云。野寺尋花到處殘。倦憑枯樹



勝朱欄。人間富貴真無味。誰與山僧畫牡丹。有僧名代來。其徒靜溼。玉海頗清逸。嗜書畫。招余茗。同吳匠珂。孔次歐。孔敬孚。赴之。次歐云。僧院十餘所。惟代來可與言也。一日脫冠服。率意獨步入山徑。路迷阻澗水。涉之至村店。題詩云。萬綠生涼晚。漸加山蹊。因誤。恰逢花生。平恥學劉伶輩。偶爲薔薇到酒家。吳匠珂登仙白峰。西望黃山而嘆曰。誦曹震亭日月觀天開岩極樂峰諸咏。幾欲盡燒李杜王孟以後詩。奈何世間忽有此奇句也。賦詩云。深蒼遲雨後。春開三兩游。情倩軼才。望眼不嫌收。

拾盡千層濕翠。上峰來。余易禪林爲嬋玲。匠珂稱善。湖南有禿山。邑人病其名。易名曰秀。其南爲牡丹山。上有玉泉寺。又南則遠峰聳疊。或曰宣城。或曰廣德。匠珂又詩云。偶然塗抹滌陳因。新製霓裳曲裏春。數到雲邊峰秀絕。按畵可肯是高淳。花情三復酒情濃。萬緒低徊半晌鐘。回首石湖光不定。一帆消息在西峰。復留詩代來僧舍云。爲從雪屐醉禪房。披盡丹青陟翠岡。燕剪輕雲湖上落。數聲疎雨剩斜陽。匠珂之母孫氏。苦節教子。年七十。太史楊繩武爲文壽之。匠珂餼於庠。事其母以孝。



聞

記慨

客有欲謁富人者。倪敘五笑曰。是直婁人耳。吾聞之。嗇於財。豐於德者。君子所師也。富於利。貧於義者。君子弗友也。姜光衡曰。彼其性吝於貧。刻於貧。多疑於貧。鮮恥於貧。王孟宣曰。更有進焉。不惜名譽。頑於貧。不慮人怨。妄於貧。不畏鬼責。無忌憚於貧。乞於天。思竭其膏。丐於地。欲刮其毛。無饜足於貧。是惟致一時之富。而成無盡之窮者也。敘五自句容來。余以詩送其歸云。去年相訪共登樓。滿地雲黃麥正秋。石臼湖邊一回首。落花如夢



華陽叢書  
記春愁甲子三月與張石鄰主雲古毘陵巢訥齋訪張  
夢梅巖梅臣俞浣虛倪敘五將同泛石臼湖孫文廣勸  
無行乃止今獨與王孟宣來數夢故人於落花中何慨  
然也旌德戴季仙能文章工鼓箏索余詩云何處猗蘭  
有素心石湖南望落紅深送春肯鑄花神否但選梅檀  
莫選金宣城孫義齋初名式後名國琳甲子秋闈中託  
曹浣香致余書屬孟宣報以詩云略趁東風報寸函送  
春今在石湖南莊生每夜成蝴蝶遊遍蜂衙味可甘今  
年上元後曹震亭上公車義齋送之至廣陵余別震亭

已八年所至輒思思震亭與思趙闇叔同在登臨時爲  
尤甚而聞震亭而思者遍所至也邢九相者孔次歐妹  
婿吳匠文友也貧而立品會於嬋始西麓贈其別云南  
湖無水草連沙此地重留玩晚霞明月滿臺君已去春  
愁交與杜鵑花過渟西菴訪僧淵澄過耿家園瑞花菴  
訪僧體妙俱無詩



記問松

問松禪院近市而塵不來。嘉樹幽篁衆鳥欣托。悟逸長老卓錫于茲。而院始清肅。乾隆八年癸亥前四月。余與及門張夢梅。西遊華陽。訪句容俞挹霖。旣歸綃山。夢梅賦落花詩八絕。將隨余東訪悟公。不果。余與姪旭賓及王景園造焉。遠望翦蔚。乃十五年前所偶至者。時悟公未來。今更冷然也。後四月朔。詩人王淡園趙鳳岐趙闇叔從滬西來。晤屠鶴岑方畫龍。闇叔誦淡園句曰。峭角焰裂壁。龍氣團晴峰。爪甲連風雷。雨覆已萬重。鍊橋上



人寫梅花相贈。欲報以松竹。未暇也。一日掃榻。憇白衣金粟房。聽黃鸝聲。紫萁綠笋。和雜英爲饌。鏡橋上人與悟公。及諸居士。同賦落花詩。雨箋月柬。與落花俱集。可謂詩家衆香國。叅斷禪腸。說消魂偈也。屬鶴岑作圖以記之。

### 記棠陵

乾隆癸亥前四月。與張夢梅。嚴梅臣。詣浣虛子。俞挹霖。于棠陵。信宿而返。登華陽之南岡。夢梅歎曰。浣虛子爲雪而馨。爲月而情。從苦得仙。而世無蓼境。從甘得佛。而世無蜜境。煦以好生。萬物之淚。以晴。梅臣曰。禪者若眠。夢以爲年。元者若顛。醉以爲天。浣虛子殆不然歟。浣虛子誦道士朱元蕘落花詩。而嘆曰。幼而真。春外春。余告曰。元蕘子。在元忘元。在喧忘喧。其詩云。水霞千點。松月半圈。晴峰一指。苔石幾拳。卽元蕘照也。浣虛子憮然慕。



華陽書  
之有王翁者自號迴凡肉食誦經余勸曰翁之饑卽翁之凡也翁再拜而除肉食

記詩窮

客謂浣虛子曰使廉而能蚓則將安槁壤慮蛙黽不復拉禹強匍匐而訪六鰲矣使清而能蟬則將甘濃露畏螳螂不復凌女牀忸怩而謁九苞矣蟋蟀善吟以友於大鵬蝸牛善篆以客於長鯨乾蟋蟀之舌涸蝸牛之沫彼莊生夢中之蝶方栩栩然謂其餒也余送郭孝廉起東詩云早雁初霞雨後峰漁樵心迹頗從容與君生在山青處詩裡相思畫裡逢偶然空谷得知音一卷西青海外心貧到蓬萊君信否神仙無藥點黃金中秋前一



日與夢蘭蔭穀訪倪震菴於西陵震菴之父玉山先生  
拙於宦貧不能具帷衾震菴喜學仙浣虛子進之以禪  
步山中入古廟見白鬚翁問其年七十有三嘉定李南  
溟也閱其詩多壯年遊長安爲贈荅者自言躍馬食肉  
與王公相揖讓賓師於當道之門幾三十年其門人頗  
有仕者年旣老窮而喪其子來句曲依於其甥甥不能  
自食乃依僧僧厭之自炊以食課三童得二金性嗜酒  
忍饑謀醉不以食易飲也衣皆故統綺敗篋無鏹偷兒  
月三竊之裸吟自豪目光炯炯對泥神朗吟杜陵句云  
北里富薰天高樓夜吹笛焉知南陵客九月猶絺綌十  
年前已窮而滯於此乃今復來少措金置薄棺期於古  
廟中作壽寢矣浣虛子數餽以米一敝裘典爲飲夢蘭  
贖而衣之夢蘭慨然曰雀爲蛤雉爲蜃升沉未可定也  
腐草爲螢朽穀爲蛾顯晦未可測也倪震菴對而太息  
案上有落花詩八首屬蔭穀抄之以載於集



記東山草堂

余與俞夢蘭步於棠陵之野。夢蘭有所見而笑曰：世有四愚，莫之砭也。苛於令，殆於病，寒於手，贅於口。九泥而不能一聳者，此之謂酒愚；蠹於身，崇於家，奸於野，償於室，九詛而不能一祝者，此之謂色愚；吝於涼，濫於炎，嗇於芳，豐於穢，九怨而不能一感者，此之謂錢愚；聰於古，聾於今，瞭於理，盲於情，九躓而不能一行者，此之謂書愚。歸而以告浣虛子。浣虛子曰：抑有三焉。附之則喜，激之則起，不主理而徒主氣者，此謂任俠之愚；坐如槁木，



華陽散錄  
行如病鶴畏苦行而希甜果者此謂逃禪之愚御女茹  
輩外熄中焚不好生而冀長生者此謂學仙之愚是三  
者非以歛福適以叢孽也越數日天池老人邀遊東山  
草堂草堂東向大茅峰三里而近積金華姥桃花諸峰  
可辨竹樹憶於乾隆五年春同趙闇叔張夢梅于曲湖  
登茅山以望棠陵不能辨浣虛之宅俯視山足有翠筠  
白屋幽朗殊異晚霞所落適繚繞之闇叔擬爲有娟然  
絕世低徊皎潔人隱于其中或可作吾輩主人倘卽知  
老人處殆與闇叔來矣天池老人撫膺而期他日

記如意岡

天池老人年七十乾隆八年癸亥九月之望其生辰也  
起東郭孝廉與浣虛子同選貢老人索其文以紅綾十  
二幅請余作唐隸書旣畢中秋後四日浣虛子乃與弟  
夢蘭送余東遊如意岡如意岡俗名段岡老僧德省以  
苦行建道場處也募工未集僧稽首於浣虛子而募其  
文復募余以漢隸書之越六日浣虛子有疾冒雨歸唐  
陵夢蘭留伴子雨初霽與夢蘭西遊自如岡山人戴世  
傑爲導上東山登太霞峰西望茅山嵐氣葱碧北指新



華陽譜卷之三  
婦嶺化山。土石如赭。從少霞峰東北下。踰龍尾澗。登戴  
山人之樓。啖菱餌。南望四屏了髻。磨盤黃池。諸山秋色  
蒼赤。夢蘭曰。樓雖小。幸能見遠。宜款雪。宜問月。宜贈霞。  
宜寫煙雨。宜品霜楓。宜叅詩畫。山人曰。水發時。重崖疊  
磴。有玉龍數十。縱橫相奪。交吼而下。更宜玩也。余遂題  
其樓曰隱宜。同返如意岡宿焉。初浣虛子之來也。禮佛  
後見牢。請去豕。僧然之。月夜對紫筮金粟。拉老僧趺坐。  
說慈悲法。爲鼠請去。貓爲虫請去。雞爲蛾請。籠燭爲雀。  
請投粟。老僧點頭。顧余曰。此金粟如來也。君爲我記之。

### 記栢陵

唐黃劉祖瞻。性行篤實。精舉業。浣虛夢蘭延爲子師。得  
青烏秘書。不以逢世。三訪余於如意岡。乾隆八年癸亥。  
八月將晦。故人孫文廣招遊浮山。夢蘭祖瞻相送。由方  
山踰朱曹岩而西。別於紅葉之林。過蔡巷。訪倪叙五。同  
訪戴巷許北文於浮山之北。北文二歲而孤。業師戴某。  
誘其產而據之。戴卒無後。北文發憤讀書。爲名諸生。著  
地理纂要書。斥形家之瞽。爲長短歌行十餘篇。以警世。  
蓋與孫文廣皆隱君子也。九月朔。與北文登眺於栢陵。



華陽書  
之上。余曰：里之屋，其潤矣。誰歟？爲善者。北文倚栢而嘆曰：是固逐末之藪耳。諺曰：賈有錢，薄聖賢；商有田，鄙神仙。賈曰：以驕。商曰：以詐。富曰：以刻。彼方且慢士而輕農，侮仁而毀義。夫何善之能爲？余曰：君子則宜誠之矣。北文曰：何益？賈云：而衆稟也。士云：而衆晒也。商云：而衆和也。農云：而衆唾也。飢而諫，飽彼以爲將；包其餘，泚凍而諫，暖彼以爲將。貸其敗，緼又何誠之能施？雖然，殘於物者，自殘也。刻於人者，自刻也。彼之術巧，鬼之術亦非甚拙。彼之焰長，鬼之焰亦非甚短。以術窮術，以焰撲焰，而

彼奚遁遁於身，而子窮遁於子，而孫窮不爲鬼笑者罕矣。富者爲蚕，貧者爲葉，而未幾繭矣；而未幾蛹矣。未幾而繅之者至矣。吾悲夫人繭而鬼繅者也。北文甚貧，課童子自食，留余數宿，晤許資生以寧，恭表資生乞題其堂。堂聯求多字，遂爲多字聯以勉之。



記鬼

悟岡退士訪隱者於西山北自鬱岡南至屋山百餘里。岩壑皆遍。遊費缺爲人作書畫以補之。孫文廣問曰。餽而有受。有不受。何也。悟岡退士曰。嘗學奕。奕叟教余云。窘者勿壓。吝者勿拔。無掩以相捺。無追以相軋。夫敗一則懟。失一則悔。面瘵手瘡。目喪神而口生鬼者。宜生之。不可殺也。餽有禮。受亦有道焉。先君子湘浦公嘗誠震林矣。貧者。僧者。勢無奈者。刻取而薄與者。迹穢而名辱者。未割而先痛者。皆却之。非不恭也。文廣性磊落。負奇



氣見脂韋媚世者面唾之以結友貧其家鄙夫笑爲愚遊如意岡夜話浣虛子悅而稱善余之訪許北文也文廣與倪敘五偕送盃茗畢卽歸珠岡雞初鳴而文廣又至珠岡遠十餘里道皆松壑多鬼魅文廣晦夜信步高歌屈原山鬼篇過荒塚有聚火若輪薄而叱之呖然四爆散爲萬星燭路數里文廣登高四顧大叫曰奇觀也步數里光滅黑氣如堵乃鼓腹直前張口吸之曰鬼耶吾吞爾鬼悲嘯而滅返顧見月上髻山光圓如望夜漸高則虧而餘線余聞之問曰子厭鬼乎笑曰鬼何厭厭

似鬼者耳



記浮山

乾隆八年癸亥九月朔孫文廣夜至許北文敬玉草堂  
北文請遊浮山從山北十八盤而上山頂平廣可五六  
里無竹樹有觀音樓尼如月守之碑云浮山爲句曲地  
肺肺爲清虛之府浮而不沉故名康熙二年句容隱士  
秋水江砥之所書也南至逍遙岩入朝陽洞中有方池  
名太一泉與觀音樓後太一井皆甘冽治胃結之疾復  
登岩坐石而望南指東廬中山乃雍正壬子秋七月與  
張震飛張夢瞻曾一過之未登也西指秣陵溧水諸山



千百層出。罕辨其名。西北爲栖霞山。已酉前七月。與新安曹震亭題詩縹緲峰。以未遊寶華山爲恨。而寶華山有文海上人者。余在京師法源寺。天月上人託余書震亭文爲屏。以壽之者也。北望京口五州山。乃二十年前登絕頂。俯長江。作采芳歌二篇。而今已忘。東北爲鬱岡三茅諸峰。乾隆庚申春。與毘陵趙闇叔及張夢梅爲旬日遊。而余於茅山凡六七至矣。東則方山。康熙丙申中秋日。與王雲古訪陸道人一宿其頂。道人化去。桃千觀尙無恙乎。髻山之南。有石如屋。俗名瓦屋山。則浮山脈

所自來也。下有疊石。中空。俗名雞籠。高十數仞。爲浮山之頂。朝陽洞向之。雍正六年戊申冬。與溧陽董應秋訪秀和尚於屋山之巔。聞和尚坐化。遺蜕如生。凡此者。山數千里。事數十年。乃今於浮山。一感慨之。以浮生視浮雲。又何如也。於是西臨獅子岩。以望赤山。北文獨立大石。誦郭景純天光發新朝。海拱辰之語。周指脈絡。起伏向背。千里一掌。余嘆曰。遊山可少君乎。醉陰夢陽。山磬水聾。乃覺載醒。乃明載聰矣。日已昃。從落星岡而下。有洞在懸崖間。不可上。遂循芙蓉澗。折花以歸。倪敘五待



華陽雜記  
於敬玉草堂劉祖瞻俞夢蘭待良久先去文廣曰浮山之遊得數君當益豪期於重九日補之

小記一

乙亥正月十八日大霧曉晦如夜有老婦年近七旬衣如敗葉至厨房乞食見狗盆餘飯即取而食之余聞外間喧笑聲出問之姓朱二子皆病痿數日一食食皆不淨惡水缸中餽粒豕所不能下咽者得狗盆白飯香若椒蘭矣自咎夙世造業故受苦報病不能乞不敢怨天乞不能得亦不敢尤人也有破袋可貯五升付米滿之跪而受念佛不已遺粒在地跪拾無遺叩頭而去余呼而囑曰米盡還來揮淚念佛左右觀者皆為泣下



小記二

乾隆甲戌除夕大雪凍餓者紛集學署吏役皆散不及查驗給銀各快快而去書吏葉天恩者以無子求嗣志在爲善命確查絕糧者得百餘人節去可以稍緩者存五十餘人將給以銀葉恩進言曰貧者多累愚者多昧數星入手涸可立待債主伺之窮於一攫矣博徒誘之敗於一擲矣或不謀飽而謀醉輒以易酒矣不療飢而療饑且以易肉矣是其父母妻子腹仍枵而命仍蹙也請給米左右皆曰確聞唐祺有米十餘斛召而諭曰爾

爲吾給斗百錢石千錢典朝衣償爾可無慮也時暮已暝雪深沒脛老幼負米叩謝額雪口稱佛號歡聲盈市貧者之易於見德如此債主博徒之尾其後者亦快快而去當是時富貴人方扃戶秉燭被輕暖擁嬌冶列鮮飲醇酣歌相慶志滿神溢樂且未央不知戶外有凍餒人或有偶道者則斥爲不祥臘終春始富舌貴齒奈何道此不祥人舉不祥物哉憶余方七歲當除夕例食餽飽停筯而嘆伯父雲洲公問何嘆起而對曰今夕必有不能具此而忍飢待旦者先母韋太君惻然曰小子乃



能念及此乎北鄰某某是也。卽扣扉召之童稚皆至。老病不能至者。餽之不足。韋太君手自爲具。以足之。祖母虞太君撫余而喜曰。小子幸百歲。恒念此。勿忘可也。不意乃今而稍藉一酬。惜隘而未廣。復太息久之。是夕聞淮城東長街有戴某者。亦散米四十餘斛。不可不記。俟詳其名字而書之。爲富而鄙者勸。

小記三

濟人之急。升不如斗。日不如月。人皆知之。蓋未知升急於斗。日急於月。不可以須臾緩也。溺於水者。投一木以

扶之。則不至滅頂。不必遽載之以舟也。苦於寒者。發一言以撫之。則皆如挾纊。不必遽衣之以裘也。冤者被刑。有悲之者。則死且如飴。况雪而免之耶。飢而失母。有憫之者。則啼且爲笑。况抱而乳之耶。

小記四

讀書與爲善。二者均重。而本末殊矣。古今來讀書而通。通而顯。顯而得禍。禍且甚烈。名且甚穢。方且自恨讀書之悞。而不悟其悞不在讀書也。毘陵某以殘刻致富。錙銖入。不錙銖出也。獨其延師教子。極豐且敬。師所欲得。



雖愛必捐。師所喜食。貴必取。遠必致。常俸外。每歲加倍。教四子皆入泮。有登第爲仕宦者。未幾禍作。孟敗於賭。仲敗於淫。叔敗於酷。季敗於貪。田宅蕩然。無復尺土。四子相繼而死。其父獨未死也。吾一日遇之於東湖之西。扶杖偃僂。雪行無屨。告於人曰。慎無讀書。讀者毒也。書者輸也。臨死諄諄以戒其孫。是徒知延名師以教子。而不知友善士以濟人。天乃福之以彼。而禍之以此。

小記五

貧士宜恤。貧而無恥。不足恤。窮民宜救。窮而無良。不足

救。貧不無恥。窮不無良。天决不酷其貧。虐其窮也。仰人恤。不如自恤。求人救。不如自救。自救自恤之道何如。勤與儉而已。勤於讀。名必成。勤於畊。利必倍。儉於衣。則不寒。儉於食。則不餒。所患者。勤儉之人。性多刻薄。勤於利。而不勤於義。儉於己。而並儉於親。食腐卜日。食肉卜月。積金數萬。其子孫承之以惰。受之以奢。溺於聲色。流爲乞匄。方且自笑其乃祖。乃父爲田舍翁。守錢奴。有福而不能享。而不待人之笑之也。

小記六



晉時裴叔則歲請梁趙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或譏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劉辰翁惜其偏於中表然中表雖多何須租錢數百萬蓋以中表爲先而後及人此爲善之一法也馮諼之焚券市義田文未嘗怒而絕之可爲鄙夫之良藥而人弗能飲人飲刻薄之鳩毒焚其身而不悔吾祖當明季歲歉大飢乃出家貲息重五分以貸飢者盡五六萬金積券十餘篋值歲豐爲臺以徵債償者繞臺無敢弗至吾祖登臺而謂曰茲歲稍收困者猶未蘇也重息所以

杜冒濫非以刻痼瘵吾其焚券矣乃發券悉焚之衆皆泣吾祖揮淚而慰之此爲善之一法也余里高阜有地無渠年飢吾祖召飢者開渠棄田數十頃老幼婦女皆就役人給米三升升貴銀五分全活無算遂成東西二渠曰仁蕩曰良蕩至今百數十年賴其利此又爲善之一法也

小記七

銅甚臭善用之則香墨甚香不善用之則臭孔方兄流芳絕少管城子遺臭偏多吾邑有二姓爭訟一恃錢一



恃筆至其後也。錢與筆俱敗。恃錢恃筆之人。遂因敗而死。近有客來自茅山。問二姓之家。則孔方兄已無後嗣。管城子竟無遺種。

小記八

攻發人之陰私。謂之許。聖人之所惡也。君子以此爲戒。小人以此爲快。吾邑有陳祈二氏。同社而訟田者。祁氏將屈於理。乃妄摘陳氏疑似難白之隱。以揭於人。陳氏遂飲恨而死。二傳而其孫大顯。買一跛僮。則祈氏之孫也。因虐之。飲恨者之妻猶在。諭其孫曰。祈氏毒虐之固

宜。雖然。天旣雪我矣。勿助天爲虐。乃名其僮曰。祁報。祁報嘗使於余。頗忠直。一日遇之於途。年七十有五。跛而肩重。余憫其勞。祈報泣曰。祖累我。祖累我。

小記九

醫病者必問其所以病。濟貧者不問其何以貧。人固有貧而不足惜者。父母妻子。絕粒半旬。叩顙貸錢。得數百文。悉辦酒肉。傲然鼓腹。不啻素封。而明日之膝。又屈矣。余所識有某某者。能詩而貧。家無糠覈。釜破不能補。百計得一蒙館。初進館。輒口誦食經。指算食品。貶肉褒魚。



毀羹譽哉。一饌至前，以鼻先嗅，而後入口。歲未終而爲主所棄，訪余於三星村，方食白粥，睨而詫曰：白粥豈人所食耶？視其睛，則黃如赭，鬚且半落，積困使然也。又有于某者，性狂誕，工文嗜酒，酒之虫鳴於喉，不得已，勺糟而釀之，以代飲，數年失館，大窘欲死，有暴富者，不察而延之，晚飲必至夜分，持盃呶呶，無雋語，酒稍寒，命易之，隨口索菜果，進或遲，輒詆呵發狂，後無延之者。一日者，貸錢於余，余歷數其過而規之，唯唯誓改，老而自悔，亦終無館之者。

小記十

生而瞽者，知黑而不知白；生而馮者，知臭而不知香；蜂知甘而不知苦，虱知煖而不知寒，蠹知飽而不知飢，鷓知癢而不知痛，人則不宜如是也。有富人生一子，學步恐跌，每抱之，讀書恐撲，遂廢之。其子既長，好鞭撻奴婢，以爲鼓吹，奴婢號痛，則仰天而笑曰：吾生平但知癢耳，有痛乎？吾不信也。未幾疽發於背，輾轉而號曰：痛乃如是哉！竟死於痛。一富家子未寒，先裘，未飢先飯，聞人說飢民，訝曰：飢爲何物？客有誚之者，謂曰：君將無所不知。



不知飢特自謙耳。後竟以飢死。

小記十一

坏戶屏氣。此蛇蟲之事。非羽毛所能也。杜門絕交。此貧賤之節。非富貴所宜也。貸蜜於蜂。貸香於麝。貸珠於蚌。貸齒於象。無不吝而拒之。畏而匿之。而終不能免者。何哉。一肥衆瘠。難以禁其割也。雲陽寺僧。積金十餘萬。賄通邑令。服食快意之事。遠勝於俗。珍羞列鼎。恐問鼎者。以指染之。於是閉招提。拒檀越。廢經懺。斷焚修。爲曲房地室。以蟄於其中。自以爲雷不能驚矣。衆怒掘之。盡廢。

其蟄而禿蟲皆裸。賊令與之俱斃。寺遂爲墟。華陽僧名三超。居四空庵。苦行力田。歲收穀數百斛。每朝暮肩穀親給孤寡。地保錢虎貪詐不饜。而謗之。三超乃設齋召虎。及庵主。大衆畢集。則引刀自斷其勢。以擲於虎。旣死復甦。錢虎出庵。遇伽藍前。有物捶其首。仆地稱罪。匍匐而死。三超力田喜舍。愈堅而勇。雍正末年。尅期集衆。說偈坐化。自題其龕曰。身是贅疣。錢是瘡疥。贅疣變癰。瘡疥變癩。痛癢皆空。成大自在。

小記十二



蛙蚓鳴砌聞者不驚狐狸學之則抉而爲裘矣燕雀處堂見者不厭鴟梟學之則培而爲羹矣是故保身者貴不貪先期於已無可貪待人者貴不猜先期於已無可猜有一于此則必危二而兼之則更危虎豹之皮可貪欲自掩而不能也虎豹之性可猜卽自改而不信也有淫名者人皆匿其艷雖入展禽之懷而不嫌信其不亂也有盜名者人皆匿其寶雖藉管寧之足而不慮喜其不拾也雖然燔炙在庖鄰有糟糠而欲奪之羅綺在笥市有緼褐而欲竊之粉黛在室婢有疥痔而欲私之由此觀之則無可猜無可貪者兩不足恃也

小記十三

瘖者夢歌痿者夢舞覺而自悲形骸之累蓋亦苦矣齋者夢膾婆者夢孕覺而自慚心神之妄蓋亦甚矣此則夢與覺爲二乃有至死終無二者淫女不能夢貞妬婦不能夢讓鄙夫不能夢施也邑西有某某者奇慳善算好以物應貸者君子稱其惠徐察之則與人芥必取人珠與人毛必取人髓也余一日遇之僧舍同榻而寢性騃善夢譫夢中大叱咤躍起瞪目余呼而訊之旣寤不



言因給之曰言則吉不言則不祥將有大耗遂惶怖而告曰夢量穀遺粒方拾而鷄餓欲爭急驅之耳乙亥正月有里人到淮署問其家已中落矣

### 小記十四

警世之文莊玩世之文謔逢世之文熱遺世之文冷苦口之藥可以忘疾甘口之鼠可以忘痛詎諧怒罵惻隱所發皆善感人否則如巫祝之辭僧道之章而已矣遊士之術有二一善讚一善罵善讚者逢人輒譽冀人我譽而先譽人厚之道也善罵者逢人輒毀懼人我毀而

先毀人薄之尤也故其詩文少誠實惻怛之意不能感人君子陋之有士人遊於廣陵以善罵冠遊客晝夜生熟悉狺狺吠也畏其吠者皆餌之大獲自賀秘之以傳其子其子見舅氏來輒箕踞而罵之父勸曰誤矣未盡善也未幾罵其父父大驚撫膺而歎曰嗟乎罵人者吾之廣陵散也廣陵散於今絕矣其友襲其術而試之一罵而衆口皆詛遂痿頓而不振

### 小記十五

語曰女寵不做席男寵不做軒寵於人者可悲寵人者



宜悔也。雍正己酉春，余與曹震亭客於邗上，寓興教寺。有方某引小伶阿馨來見，一笑嫣然，衆僧之舌皆鳴，長者蹲而短者跂，飲以茗，使歌柰何天，初發聲，輒俯仰娟楚，淚華承睫，噎而徐吐，衆僧之頤皆濕，問其祖父，乃吳門豪富，蓄嬌童，色藝雙絕，數十餘人，恣爲調笑，阿馨自幼與羣優習，習其巧，習其媚，悉勝之，而其艷則天授也。

小記十六

食必練實，飲必醴泉，鳳之德也。不踐生蟲，不食生草，麟之仁也。練食荒醴，泉涸舌乾，氣餒則鷓鴣得以傲之，蟄

蟲出，蔓草滋，足窘腹枵，則鼯鼠得以驕之。江上有好施而畏人知者，懷金微行，見繩囊則投之，不意閭閻之子無一簞，遇襤褸則擲之，不意裘綺之妻無完袴。野鶴之巢甚高，雖空而不信也。山雞之羽甚麗，雖病而不輕也。由是推之，一身之疾，有似強而弱者，一家之疾，有似安而危者，一心之疾，有似寤而寐者，諱疾忌醫，加篤焉耳。

小記十七

古詩云：孤獸走索羣，銜草不遑食。子髫時讀此，輒泣然三復而三歎也。先君子有言：孤雄構巢，其口有血；孤雌



華陽雜記  
卷之四  
哺乳其腹無粒寒蜂釀蜜其味不甜飢蠶作親其絲易  
絕更可悲矣鰥寡孤獨是謂四窮四窮之中寡爲更苦  
詩云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禮云寡婦不夜  
哭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詩重養生禮重養恥  
也乃者淇梁之寡以憂孤舟之嫠以泣不惜其緯而患  
其葵實貧之故老而寡固無告少而寡尤爲無告仁人  
君子曲爲周恤養其生養其恥以全其節而所天之憾  
於是乎平不待重煉石以補之矣



